



唐皮日休文藪卷第六  
箴

六箴序

心箴

口箴

耳箴

目箴

手箴

足箴

動箴

靜箴

酒箴  
并序

食箴  
并序

六箴序

皮子嘗謂心為已帝耳目為輔相四支為諸侯已帝  
苟不德則輔相叛諸侯亂古之人失天下喪家國者



良由是也帝身且不德能帝天下乎能主家國乎因  
爲心口耳目手足箴書之于紳安不忘危慎不忘節  
窮不忘操貴不忘道行古人之事有如符節者其在  
六箴乎

心箴

大化之精孕之曰人大純之靈形之曰心心由是若  
身由是臣中旣齟齬外乃紛綸耳厭聞義目惡覩仁  
手持亂柄足踐禍門舜爲天子舜不得尊其不尊者  
與心爲臣紂爲天子紂乃得尊其得尊者與心爲  
天子之外復有尊者乃舜之心將舜之身天子之  
復有卑者乃紂之心將紂之身危乎惕哉臣之諫

輔相不明諸侯不賓君爲穢壤臣爲賊塵未及于斯  
良可自勤嗚呼吾君無忽茲文

口箴

古銘金人謂無多言忽有所發不可不論旣有所論  
復謂多言中庸之士由茲保身吾謂斯銘未足以珍  
出爲忠臣言則及君入爲孝子言則乃親非君與親  
則宜默云謗訕之言出如齧淪一息之波流于無垠  
猜毀之言出如鈞天鈞天之樂聞于無聞佞媚之言  
出如絲棼一入于人治亂不分間諜之言出如鷹鷂  
鷹鷂之迅一舉凌天無嗜于酒酒能亂國無嗜于味  
味能敗德以道爲飲以文爲食成吾之名繫乃勉力

耳箴

聽於無聽默默玄性聞於無聞洋洋化源勿恃已善  
不服人仁勿矜已藝不敬人文勿耽鄭聲其亂乃神  
勿信美談其極乃身聽悞多害聽妄多敗近賢則聰  
近愚則聵堯居九重聽在民耳故得大舜授彼神器  
勿聽他富榮惑乃志勿聞他貴墮壞乃義慎正今非  
慎明古是捨是何適古樂而已

目箴

愧尔瞭然為吾所視高觀古人有如隣里勿分秋毫  
分于邦理勿視邦侵視于人紀惟書有色艷于西子  
惟文有華秀于百卉見彼之倨汚甚塗炭見彼之賢

綿甚葛藟勿顧厲階紊吾大志勿視怨府損吾高義  
入吾明者何人而已古之忠臣古之孝子上立大業  
中光信史苟不善是蝮蝎之類

手箴

惟尔之指屈伸由已勿執亂權勿樹賊子勿秉非道  
勿持非理勿擠孤危勿授姦究慎握吾操俾直於矢  
慎杖吾心俾平如砥剪惡如草颺姦如糝為而不矜  
作而不恃智如公徑勿為小巧機如偃師勿為奇伎  
身高道端毫直國史敬之戒之俟為天吏

足箴

惟尔跣跣為吾所先居必宅地行必依賢勿踐亂階

勿履利門勿蹈怨府勿躡禍源鳳皇乃禽不棲凡木  
騶虞乃獸不踐生物唯尔棲踐保茲無忽

動箴

動生於欲行生於爲欲則不妄爲則不疑吾道未喪  
于何不之勿生季世有爵必危勿居亂國有祿必尸  
住無市怨去無取嗤迹無顯露名勿求知聲無取猜  
譽無致疑坦道如砥履過疾藜四海如家去劇繫維  
日慎一日言茲在茲

靜箴

冥冥默默惟道之域處不違仁居無悖德勿欺孩孺  
衣冠失則勿慢皂隸語言成隙深山雖樂材狼尔殛

深林雖安虺蜴尔螫居不必野唯性之寂止不必廣  
唯心之適勿傲乎名要于聘帛勿矯于節取乎祿食  
躬雖日安若敵鋒鏑味雖以甘若舍冰蘖成吾高風  
唯靜之力

酒箴并序

皮子性嗜酒雖行止窮泰非酒不能適居襄陽之鹿  
門山以山稅之餘繼日而釀終年荒醉自戲曰醉士  
居襄陽之洞湖以船舶載醇酎一甌往來湖上遇興  
將酌因自諧曰醉民於戲吾性至荒而嗜於此其亦  
爲聖哲之罪人也又自戲曰醉士自諧曰醉民將天  
地至廣不能容醉士醉民哉又何必廁絲竹之筵粉

儻之座也襄陽元侯聞醉士醉民之稱也訂皮子曰  
子耽飲之性於喧靜豈異耶皮子曰酒之道豈止於  
充口腹樂悲歡而已哉甚則化上爲淫溺化下爲醜  
禍是以聖人節之以酬酢諭之以誥訓然尚有上爲  
淫溺所化化爲亡國下爲醜禍所化化爲殺身且不  
見前世之飲禍耶路酆舒有五罪其一嗜酒爲晉所  
殺慶封易內而耽飲則國朝遷鄭伯室室而耽飲終  
犇於駟氏之甲藥高者酒而信內卒敗於陳鮑氏衛  
侯飲于籍圃卒爲大夫所惡嗚呼吾不賢者性實嗜  
酒尚懼爲酆舒之侈過此吾不爲也又焉能俾喧爲  
靜乎俾靜爲喧乎不爲靜中淫溺乎不爲醜禍之波

乎既淫溺醜禍作於心得不爲慶封乎鄭伯乎藥高  
乎蓋中性不能自節因箴以自符箴曰  
酒之所樂樂其全真寧能我醉不醉於人

食箴 并序

皮子少且賤至於食自甘粢糲而已未嘗食於鄉里  
食於親戚食於州鄙有鄧邑大夫饗皮子之名曾未  
相贄具厚羞以賓之皮子舜大夫許之曰子自甘粢  
糲則可矣於鄉里親戚州鄙何有皮子曰一極之食  
至鮮矣苟專其味必不能自抑既不能自抑日須豐  
其羞既日須豐其羞則貧也不能無不足因是妄求  
苟欲之心生窮貪極嗜之名生且大夫不見前世之

味禍乎故羊斟不及華元受其謀黿羹不均子家肆其禍熊蹯不熟殺宰夫而趙穿弑雙雞易鶩饋子雅而慶舍死嗚呼吾不仁者乎誠賴其用所欲不可求所嗜不可得方自甘粢糲而已使我生於鍾鼎之家膏粱之門日縱異嗜年成奇欲未必不爲御者之犇華元也子家之伐靈公也晉靈之殺宰夫也蒲虞癸之殺慶舍也此猶之禽獸欲爭食而死者矣故食於天子者則死其天下食於諸侯者則死其國食於大夫者則死其邑食於士者則死其家又焉能以鄉里親戚州鄙爲讓乎大夫曰善自惟食之性不能自節亦猶酒之性也復箴以自符箴曰

寧能我食不食於人復食於人是食其身

唐皮日休文藪卷第六

唐皮日休文藪卷第七

雜著

讀司馬法

請行周典

相解

惑雷刑

悲摯獸

誚症生

旌王宇

斥胡建

白門表

無項託

郢州孟亭記

通玄子栖賓亭記

讀司馬法

古之禪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虞尚  
仁天下之民從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漢



魏尚權驅赤子於利刃之下爭寸土於百戰之內由  
士為諸侯由諸侯為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戰不能服  
不曰取天下以民命者乎由是編之為術六韜術愈  
精而殺人愈多法益切而害物益甚嗚呼其亦不仁  
矣蚩蚩之類不敢惜死者上懼乎刑次貪乎賞民之  
於君由子也何異乎父欲殺其子先給以威後啗以  
利哉孟子曰我善為陣我善為戰大罪也使後之士  
干民有是者雖不得土吾以為猶土焉

請行周典

周禮載師之職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  
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日休曰征稅者非以

率民而奉君亦將以勵民而成其業也今之宅樹花  
卉猶恐不奇減征賦惟恐不至苟樹桑者必門嗤戶  
突有能以不毛而稅者哉如曰必也居不樹桑雖勢  
家亦出里布則途無蹠丐之民矣今之田貧者不足  
於耕耨轉而輸於富者富者利廣占不利廣耕如口  
必也田不耕者雖勢家亦出屋粟則途無餒斃之民  
矣今之民善者少不肖者多苟無世守之業必鬪雜  
走狗格篋擊鞠以取食於游閑太史公曰刺繡文不  
如倚市門是也如曰必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  
征則世無遊墮之民矣此三者民之最急者也有國  
有家者可不務乎周公聖人也周典聖人之制也未

有依聖制而天下不治者執事者以爲如何

相解

今之相工言人相者必曰某相類龍某相類鳳某相類牛馬某至公侯某至卿相是其相類禽獸則富貴也噫立形於天地分性於萬物其貴者不過人乎人有真人形而賤貧類禽獸而富貴哉將今之人言其兒類禽獸則喜真人形則怒言其行類禽獸則怒真人心則喜天以鳳爲禽耶鳳則仁義之禽也以騶虞爲獸耶則騶虞仁義之獸也今之人也仁義能符是哉是行又不若於禽獸也宜矣或曰相者有乎哉曰上善出於性大惡亦出於性中庸之人善惡在其化

者也上善出於性若文王在母不憂重耳弱不好弄是也大惡亦出於性若商臣之蜂目豺聲必殺其父叔魚之虎目豕心以賄死是也中庸之人善惡在其化者若大舜設化而有苗格仲尼垂論而子路服是也是從善而化者也若齊桓管仲輔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是從惡而化者也故舜相於堯而天下平禹相於舜而大災弭咎繇相禹斯謂相見者見人知其賢愚見國知其治亂亦相也或曰賢愚者見行事而知也敢問聖人之相人知其有位哉曰堯之於舜任之以天下知其有位也舜之於四凶授之於四裔知其無位也曰苟若是聖人之能相人也必賢者得

其位不肖者不立朝三苗九黎焉得以侯飛廉惡來  
焉得以爵曰有是者其君不能相也將其國之是滅  
豈暇相人而用哉是則三苗九黎未聞不滅飛廉惡  
來未聞不誅嗚呼聖人之相人也不差忽微不失累  
黍言其善必善其惡必惡言其勝任必勝任今之人  
不以是術行其區區求子卿唐舉之術居其窮處其  
困不思以道達不能以德進言其有位必翻然自負  
坐白屋有公侯之姿食藜藿有卿相之色蓋不能自  
相其心者或有士居窮處困望一金之助已有沒齒  
之難有誕妄之人自稱精子卿唐舉之術取其金則  
易於反掌矣有能以聖賢之道自相其心哉嗚呼舉

世從之吾獨戾也其不勝明矣

### 惑雷刑

彭澤縣鄉曰黃花有農戶曰逢氏田甚廣已牛不能  
備耕嘗僦他牛以兼其力逢氏之猾惡爲一鄉之師  
焉得他牛則晝役夕歸纂耕于烈日笞耨于晦曷未  
嘗一息容其殆忽一日猝雷發山逢氏震死日休曰  
逢氏之猾惡天假雷刑絕其命信矣夫生民之基不  
過乎稼穡之功皆不爲是畜之力哉則天之保牛齊  
乎民命也宜矣今逢氏苦其力天則震死如燕趙無  
賴少年椎之以私享烹之以市貨法不可戢刑不可  
威則天之保牛皆不降于雷刑哉則逢氏之死吾不

知是天地也

悲摯獸

雁澤之場農夫持弓矢行其稼穡之側有茗頃為農夫息其傍未久茗花紛然不吹而飛若有物娛視之虎也跳踉哮囁視其狀若有所獲負不勝其喜之態也農夫謂虎見已將遇食而喜者乃挺矢匿形伺其重娛發貫其腋雷然而踣及視之枕死麕而斃矣意者謂獲其麕將食而娛將娛而害日休曰噫古之士獲一名受一位如已不足于名位而已豈有喜於富貴娛於權勢哉然反是者獲一名不勝其驕也受一位不勝其敬也

不勝任與夫獲死麕者幾希悲夫吾以名位為死麕以刑禍為農夫度乎免於今世矣

誦庄生

庄生免范蠡之子死至矣夫范蠡子復取其金則怒乃言於楚王死之嗚呼夫交者以義合至死不離也以利合者全於利前者鮮矣况利死之後哉則庄生謂畢事而歸金其言信矣至其取金則復言而死之焉有夫歸金之心也哉是庄生與范蠡果曰利合也或曰庄生非利金而渝言是范蠡之子利金而渝言也曰夫赦者楚之嘗法也范蠡不謂乎赦為楚之嘗法以其兄自合不死非庄生之力也故取夫金是愚

豎之織鄙也何足責哉如庄生與范蠡義合則取金之信以易乎人命也哉是果曰利合兼不全於利前者也

### 旌王宇

王莽竊弄漢柄擅斥帝族當其時有名臣名士身被漢祿者闔朝皆然也莫不迴忠作佞變直爲邪曾不敢一悞莽色以平帝得親乎外氏者也而宇乃以爲謀事泄受禍日休旌之曰若宇之道真忠烈之士哉不以其父得天下爲利以反道爲慮不以已將爲天子之子爲貴以愆咎爲戒嗚呼宇之道大不負天地幽不慙鬼神真不愧金石明不讓日月於臣子之義

備矣而班氏忘讚皮子旌之悲夫

### 斥胡建

古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若穰苴之斬莊賈孫武之僇宮嬪魏絳之辱楊干是也如建者爲軍正丞設御史有姦在建職當以狀聞自有天子之刑名如擅斬者乃一夫之暴賊上吏者也以辱國威國威者軍刑者也夫軍正之職當申明其法于軍帥亦不可擅行誅殺也正且不可况又丞哉嗚呼漢不以是僂建以正其罪反以詔命賞之嘻妄矣過直近乎暴物過訐近乎擅命有之不戢在家爲賊子在國爲亂臣其建之謂矣

白門表

三年秋徐卒無狀叛兵逐其帥不再日剽公私財析盡異時卒有不平者至是皆門坑之監戎者以聞上赫然大怒命大將職正其罪卒有首叛者前後累劫其將曰銀刀至是命皆僂之無赦將至先令徐裨將曰銀刀族無老幼強者斬之弱者幽之及徐之枝邑派聚捕銀刀族且盡或僂而梟者或拳而送者不浹日其族不餘或有詐弱懼僂皆論幽於牢迨六七百人且俟大將命業兵之居無何上愍徐卒盡死中或有不干其謀者僭僂降內費人於徐詔曰銀刀族詔至未死者貫之六七百人分屬數郡未至屬所途亾

爲盜四年夏盜推其率鼓而徐入火里舍將縣令誅制使係虜民輜而掠貨徐守閉中城竟不命偏將御之盜得志徐去四年秋進士皮日休之白門道逢徐民之耄者泣曰翁世富於徐子孫嗣其業析二百年前日以徐卒亂翁之資已竭於兵劫矣獨存者居第而已爲殘燼翁以爲天子命將盡殺之且銀刀族無三千人耳遇聖天子在上四境無征伐重糧其屬厚衣其身有舖兒啜孫至死手不執干戈體不被鎧甲者上於徐卒厚矣今乃忘上恩叛主帥逐天子命將殘天子兆民如此逆之甚也上又活其半今反盜而寇徐前日翁之亡獨賄與產耳今子孫爲賊隸妻女

爲賊室餘骸殘齒溘然無取嗚呼皇天仁於數百人  
反不仁於一郡豈得言者過耶且兵者聖人不能免  
其征仁帝不能無其伐是以逆者必殺順者必生所  
以示天下不私也往年數萬之卒逐天子命將自樹  
其便者國家以不忍盡殺因聽之皆賊而不貢兵而  
不從死而輒代名爲列藩實一州之主也故春秋譏  
世卿得專公祿者以春秋小國尚賤而不空况今聖  
天子在上百執事稱職萬方雀息以無虞四夷駿奔  
而入貢哉前日徐卒幸活而爲盜於民特苦國家無  
辱或不盡僂而赦之則自樹其便者日休曰翁其力  
之賢者耶吾知夫今之食其食者未必有翁之是心也

幸以文貢而未得入上言列固不合陳便宜事因採  
翁之說爲表庶天子召直言極諫者得以遺之

無項託

符朗著符子言項託詆訛夫子之意者以吾道將不  
勝於黃老嗚呼孔子門唯稱少故仲尼曰顏氏之子  
其殆庶幾乎又曰賢哉回也嘆其道與已促固不足  
夫蔽之也如託之年與回少遠矣託之智與回又遠  
矣豈仲尼不稱之於其時耶夫四科之外有七十子  
七十子外有三千之徒其人也有一善仲尼未嘗不  
稱之豈於項氏獨掩其賢哉必不然也嗚呼項氏之  
有無亦如乎庄周稱盜跖漁父也墨子之稱墨尿娟

嬋也豈足然哉豈足然哉

郢州孟亭記

明皇世章句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  
爲之尤介其間能不愧者唯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  
之作遇思入詠不拘奇抉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溲溲  
然有干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  
蕭愨有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踈先生則有微雲淡  
河漢踈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日霽沙嶼明風動甘  
泉濁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  
句精者有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  
送香氣竹露滴清聲此與古人爭勝與毫釐也他稱

是者衆不可悉類嗚呼先生之道復何言耶謂乎貧  
則天爵于身謂乎死則不朽于文爲士之道亦以至  
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襄陽人也旣慕其名亦觀其  
兒蓋仲尼思文王則嗜昌歎七十子思仲尼則師有  
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說者曰王右丞筆先生下郢之  
亭每有觀之志四年榮陽鄭公誠刺是州余將扞江  
南艤舟而詣之果以文見貴則先生之貌縱視矣先  
是亭之名取先生之諱公曰焉有賢者之名爲趨廡  
走養朝夕言於刺史前耶命易之以先生姓日休時  
在宴因曰春秋書紀季公子友仲孫湫字者貴之也  
故書名曰貶書字曰貴况以賢者名署于亭乎君子



是以知公樂善之深也百祀之弊一朝而去則民之  
弊也去之可知矣見善不書非聖人之志宴空豆撤  
立而爲文咸通四年四月三日記

通玄子栖賓亭記

距彭澤東十里有山邃源奧處號曰富陽文士李中  
白隱焉五年冬別中白歲且翅再自淝陵之江左因  
訪于是至其門驂不暇練而目爽神王去怳怳然迨  
若入于異境矣翹別若外不復游一詞且樂其得也  
木秀于芝泉甘于糝霽峰倚空如碧毫掃粉障色正  
鮮温鳴溪淥淥源內橐籥鞞出琉璃液石有怪者競  
然闐然若將爲人者禽有異者嘒嘒然若將天馴耶

每空齋寥寥寒月方午松竹交韻其正聲雅音笙師  
之吹竽邠人之鼓箛不能過也况延白雲爲升堂之  
侶結清風爲入室之賓其爲趣則生而未覩矣中白  
所尚皆古以時不合已故隱是境將至老嗚呼世有  
用君子之道隱者乎有則是境不足留吾中白也昔  
余與中白有俱隱湘衡之志中白以時不合已果償  
本心余以尋求計吏不諧夙念今至是境語及名利  
則芒刺生背矣夫賓之來也不逾于邑謂彭澤縣邑距是  
十里至是者不爲易矣其延之且不晡乎晡不夕乎  
則侯賓之所果不可低痺於是鉅其寢西向百步則  
築賓亭焉兩其室而一其厦且曰賓將病暑吾則蔽

其簷賓將病寒吾則與其牖自竟是功則魚鱗死之饋  
壘樽之費縱倍於前矣其功始於咸通二年秋八月  
後五年五月中白館余於是且禱其記而名之者累  
月讓不獲因曰古者有高隱殊逸未被爵命敬之者  
以其德業号而稱之玄德玄晏是也夫學高行遠謂  
之通志深道大謂之玄男子通稱謂之子請以通玄  
爲其号請以栖賓爲亭名噫知我者不謂我爲佞友  
矣五年五月朔日記

唐皮日休文藪卷第七

唐皮日休文藪卷第八

雜著

正尸祭

讀韓詩外傳

題叔孫通傳

題後魏釋老志

題安昌侯傳

趙女傳

何武傳

鄙孝議上篇

鄙孝議下篇

內辯

正尸祭

聖人知生足其事事之知死不足其思制之生象其  
死窮其思也尸象其生極其敬也夫礼者足以守不  
關則隲不以廢廢則亂故祀享立尸于廟王則迎有

拜有醑尸有酢所以立象生之敬也今視唐禮皇帝神降而拜象乎安尸受福于神象乎酢尸嗚呼唐有天下化乎三百年其禮典赫然可以蟻漢蠓魏豈不能守周孔禮制哉故曰不以加加則弊禮無匿盜之文漢魏以來加之是也以加不以闕者周官射人祭祀則贊射牲王親射也自漢魏以來惟以毛血爲薦是也足以闕不以廢古者屈到嗜艾屈建薦之謂乎非禮梁氏祀以蔬食是也嗚呼讀漢魏及梁書代無其人忍使其禮弊怠廢闕相接至此耶豈天使之然俟吾唐之人補其逸典哉是宗廟祭尸不當廢也已

讀韓詩外傳

韓詩外傳曰韶用于戚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達禮也封黃帝之子十九非法義也往田號泣未盡命也日休曰甚哉韓詩之文悖夫大教夫堯舜之世但務以道化天下天下嘻嘻如一家室其化雖至其制未備豈可罪以越禮哉如以韶用于戚非至樂則顓頊之八風高辛之六筮不可作矣如以舜兼二女非達禮也則堯之世其禮未定不當責也又冝矣以封黃帝之子非法義也則丹朱商君無封邑是庶人也傳曰賢者子孫必有土又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夫賢者與公侯其子孫尚不廢況有熊氏道冠於五帝化施于千世哉如以往田號泣未盡命也則舜之孝

道匪天也其誰知之不號泣則吾恐舜之命不及于堯用嗚呼韓氏之書抑百家崇吾道至矣夫是者吾將闕然

題叔孫通傳

古之所謂禮不相襲樂不相沿者何哉非乎彼聖人也此聖人也不相襲者角其功利之深淺尔不相沿者明其文武之優劣尔故三王迭作五帝更制夏殷易置文武述述其禮文昭昭然若兩曜爭明百川之注漬者矣然猶周公刊之仲尼正之以周公之才之美謂後世無其人乎乃有仲尼仲尼之後迄今望其道如顏閔文如游夏者鮮矣况聖人哉是後之制禮

作樂宜取周書孔策爲標準也漢氏受命禮壞文毀時無聖人苟措其儀立其禮不公襲於聖制者妄也夫國之大祭不過乎郊祀宗廟也漢之既命其郊止於五畝之祀者禮不曰天子七廟者乎而叔孫生不爲之正之園者禮不曰天子七廟者乎而叔孫生不爲之正郊祀立宗廟去秦時之非制議昭靈之非禮汲汲於朝會之儀俾漢天子爲高祖身不得郊見享不及七廟噫生其制物刊厥式非不標準於聖人乎將以漢新去水火方弭兵械爲改作乎將不明壇墠之位禘禘之儀者乎若然者湯伐桀周伐紂其制可知也嗚呼不明於古制樂通於時變君子不由也其叔孫生

之謂矣

題後魏釋老志

魏收爲後魏書大夸西域氏之教以爲漢獲休屠王金人乃釋氏之漸也秦始皇聚天下兵鑄金人十二於咸陽漢復置之豈可復爲釋氏哉夫仲丘修春秋君有僭乎号者皆削爵爲子况戎狄之道不能少抑其說耶孟子曰能以言拒楊墨者遠矣不能以言抑者叔也亦聖徒之罪人矣謂史必直歟則春秋爲賢者諱之爲尊者諱之筆削與奪在手則收之爲是媚於僞齊之君耶不然何不經之如是

題安昌侯傳

安昌侯禹見時變異若上體不安常擇日絜齊露著於星宿正衣冠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禹爲感動日休讀漢史至是未嘗不爲之動心因書曰夫宰相之節以已道輔上天地平則致於君夷狄服則致於君風教行則致於君苟天地有災則歸於已兵戈屢動則歸於已此真大宰輔之職也禹也爲漢名相居師傅之尊處輔導之位見災異屢發上不能匡於君下不能稱其職孜孜於卜筮爲事斯不足以爲賢相之業也嗚呼當漢帝之重禹禹之有言如師訓門人未有門人可違師之旨也依違在位竟無所發誠伊周之罪人也大凡國有災異稽禳占筮之事自

有司存枯之人欲爲宰相者當提大政之綱振百兩之  
領握天下之樞而已不空以處斯位也以直論之近  
乎安以成論之近乎爲宰相其名儒之心附鳴呼  
漢之尊禹崇師道也禹若此者即非崇師道之過矣

### 趙女傳

趙氏女山陽之鹽山人其父質鹽出其息不納有司  
賦官捕得法當死簿伏就刑有日矣趙氏女求見鹽  
鐵官泣愬于庭曰某七歲而母亡蒙父私盜官利衣  
食其身爲生厚矣今父罪根露某當隨坐法若不可  
官能原乎原之不能請隨坐之法官清河崔據義之  
因爲減死論趙氏大泣曰某之身前則父所育今則

官所賜願去髮學釋氏以報官德自以女子之言難  
言因出利刃於懷立截其耳以盟必然崔益義之竟  
全其父命趙氏侍父刑疾愈因請歸浮屠氏舍日休  
曰古者救危拯禍必先示信至夫家全國完則隨而  
乖其盟如趙氏一乳臭女子耳繼死請父命孝也自  
刑以盟言信也秉孝植信高蹈於世潔乎瑾瑜不足  
爲其貞芬乎蒞蘭不足爲其秀與夫古之救危拯禍  
者遠矣今之士見難不立其節見安不償其信者其  
趙女之刑人乎噫後之修女史者幸無忘邪

### 何武傳

何武者壽之驍卒也故爲步卒將戍隣霍岳岳生名

舜有負其賊者多強暴民民不便必愬於將武之至矣責其強暴者盡擒而械之俟簿圓將申壽守請殺之強暴之黨懼且死乃誣愬武于壽守且曰不順守命擅生殺于外壽之守嚴悍不可犯苟聞不便於民雖劇寮貴吏得皆辱殺之至是聞武罪如乳虎遇觸怒蝮遭傷其將害也可知乃命勁卒將命拳武至府武已知理可申不奈守嚴悍必當受枉乃樂而俟死矣至則守怒而責武以其過武善媚對又肢體魁然乃投石狀枉之事守雅愛是類翻然釋之黜其職一級武曰吾今日不歸地下真守之賜也請得以命報居未久壽之指邑曰樅陽野寇四起其邑將危武請於

守曰此真畢命之秋守壯之復其故職奉命爲貳將領偏師自間道入樅陽不意伏盜發於叢翳間兵盡駭逃武獨鬪死日休曰武之受謗不當其刑况其死乎如非武心者縱免死其心不能無憤也况感分用命哉嗚呼古之事上遇謗當職遭辱苟其君元之必以憤報破家亡國者可勝道哉春秋弑君三十六其中未必不由是而致者也武一卒也獨有是心嗚呼今之士事上當職苟遇謗遭辱無是心者吾又不知武一卒也

鄙孝議上篇

有天地來言乎孝者大曰舜小曰參舜承順父母之

道無不爲也雖俾食于糞寢于廁竇猶將順之况  
夫修廩浚井哉然猶避乎大杖卅雖嘗以小杖爲順  
則舜修廩可也浚井可也設死于大杖誰養瞽叟哉  
參承順父母之道無不至也鋤瓜傷根曾皙杖之幾  
至于死是以仲尼不以爲孝也何哉有參則皙安無  
參則皙孤參順鋤瓜之罪設死于杖誰養夫皙哉夫  
以二孝之不受重責恐夫糜骨節隳肢體有辱于先  
人也豈有操其刃割已肉以爲孝哉夫人之身者父  
母之遺體也割已之肉由父母之肉也言一不順色  
一不怡情尚以爲不孝况割父母之肉哉故樂正子  
春傷足不下堂漢景不吮孝文之癰二賢卒成大孝

猶傷足不下堂吮癰有難色何者傷已之足傷父母  
之足也吮父之癰吮已之癰也傷之者不敬吮之者  
過嫌是以聖賢不爲也今之愚民謂已肉可以愈父  
母之病必割而飼之大者邀縣官之賞小者市鄉黨  
之譽訛風習習扇成厥俗通儒不以言執政不以禁  
昔墨氏摩頂至踵斷指存脛謂之兼愛今之愚民如  
是其兼愛邪設使虞舜糜骨節曾參隳肢體樂正子  
春傷足不憂漢景吮癰無難今之有是者吾猶以爲  
不可况無是理哉或執事者嚴令以禁之則天下之  
民保其身皆父母之身也欲民爲不孝也難矣哉

鄙孝議下篇



人之心也仁者孝有餘兇者暴不足故聖人之制禮非所以懲其不足抑亦戒其有餘由是節之以哀戚定之以封域制之以斬衰仁者之喪滿其哀也不足於心而不能有餘於禮兇者之喪滿其怠也有餘於心而不能不足於禮此由民之心必有嗜欲必知飢渴自開闢而至于今未能改也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以久矣又孔子既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矣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

以其三言之白以非禮不聞也

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以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制也古不修墓聖人之格言也以朝祥而暮歌聖人尚不笑之以經雨而防墓崩聖人尚立而怪之况廬之於其側朝夕而哭哉故合葬於防孔子先反者尚修虞事也今之愚民既葬不掩謂乎不忍也既掩不虞謂乎廬墓也傷者必過毀甚者必越禮上者要天子之旌表次者受諸侯之襃賚自漢魏以降厥風逾甚愚民蚩蚩過毀者謂得儀越禮者謂大孝姦者憑之以避征徭僞者扇之以收名譽所在之州鄙巖石峩然問所從來曰有至孝也廬墓三年孝感至瑞郡守聞於天子天子為之旌表焉嗚呼夫古之

廬墓至畜妻子於宅北之前其波流弊至今褻慢焉  
有守正者雖大孝不錄爲非者雖小道必旌則聖人  
之制後何法焉或曰子貢居於夫子墓側六年乃去  
非廬墓之自邪曰子貢之罪大矣口受聖人之言身  
違聖人之禮嘻甚矣夫子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  
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又曰師吾哭諸寢是師  
之喪也心喪止於三年哭泣至於寢室未有倍其年  
而哭於墓者斯子貢之罪也今執事者見愚民之有  
是者宜責而不貢鄙而不旌則民必依禮而行矣苟  
若是則隳教之風息毀制之道壅傳曰辛有適伊川  
見被髮而祭於野者今之有是被髮而哭於野者幾

何不爲戎之於宅兆乎有心於是道者得斯說而存  
之禁之可也令之可也

內辯

日休自布衣受九江之薦與計偕寓止未崇里居淡  
旬有來候者曰子幾退于有司幾孰于執事其譽與  
名曄曄于京師矣致是也者孰自曰偶與計偕者曾  
未識咸陽城闕所贅者未及卿相之門所趨者未入  
勢利之地其譽與名反不知其自矣曰聞子受今小  
司徒河東公知素矣公當時之望溟渤於文場嵩華  
於朝右子之上第不足憑他門曰公之爲前達接後  
進今人之中古人也愚欲自知其道干之以其文以

名臣之威絀賤士之禮其爲知大矣所謂于之以其道知之亦以其道遇其人則宣之於口不遇其人則貯之於心非佞傳媚說者也或者不憚而退居一日又有來者曰喋喋之人謂子賴其知欲一舉於有司信哉曰於戲聖天子之世文教如膏雨儒風如扶搖草茅之士得以達市井之子可以進名場大闢豁若廣路千百人各負累能時執事各立用譽如日休之才處於場中若放鯉鮪於東溟逐麀麇於五嶽以小入大以微混衆其汨汨沒沒昭然可知矣豈能一舉於有司哉或練窮物態曉盡時機一二十舉於有司儻處之下列行其道也上可以布大知下可以存祿

利而已矣曰若能者謗歎子宜默處梁上第防其萌曰大聖者不過周孔然猶管蔡謗於前叔孫毀於後何由處勢而然亦由登高者必望臨深者必窺矣詩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夫四國且亂况一士哉雖然敢不防其萌嗚呼防而免者人歟防而不免者天歟



卷之四